



退休不是退场 杭菊不惧岁月

浙江嘉兴人卢杭菊,姓卢,杭州的杭,菊花的菊。名字里像天生带着江南的清气和倔强:一边是西湖边的杭,一边是秋风里的菊。她1957年出生,小时候在部队大院长大,穿的是黄军装、素衣裳,可骨子里偏偏爱美。一岁逛街,看中一件金丝绒红衣服,妈妈嫌三十几块太贵,她穿上就不肯脱,最后大人没办法,红衣服还是穿回了家。那件红,不是虚荣,是一个小女孩对“自己好看”的最早执念。

后来她成了嘉兴毛纺总厂的工程师,规矩、图纸、车间、报表,日子像被机器压出经纬度。可卢杭菊不是那种把少女心锁进抽屉的人。她下海办厂,挣到钱第一件事,不是置产炫富,而是把自己重新打扮起来。衣柜越买越满,旗袍、时装、礼服、耳环、口红、高跟鞋,家里像一间私人衣帽间。别人问她至于吗,她大概会笑:至于。美不是年轻时的特权,是女人一辈子的事。

55岁退休,对很多人是退到灶台、菜场、带孙子和广场舞里。卢杭菊不一样。她走进蕾梦娜艺术团,跟军人世家出身的老师学仪态、走台步、练表情,把“爱美”从衣柜里搬上舞台。2018年,她是世界女神大赛嘉兴赛区常务副主席、旗袍文化研究会嘉兴分会常务会长;2019年千吉国际女神见面会,她坐在封面人物位置上说:我从小就有个女神梦。那年她62岁。

有人说,老太太折腾什么时尚。可卢杭菊的时尚不是露肩短裙的逞强,而是头发要梳顺,衣服要熨平,口红颜色要和场合对上,走路时背要直、下巴微收,眼神不躲。她参加旗袍秀、时装表演、女神大赛,不是为了嫁人,也不是为了当网红,是把“我还在认真活”穿在身上给别人看。年龄永远只是一个数

字,这是她后来对想尝试老年模特的同龄人说的话。首先要自己喜欢,然后敢迈出第一步,再坚持三到五年沉淀。

她最打动人的,不是瘦,不是年轻,是“不认输地体面”。退休后容易滑进三种状态:一是邋遢,家居服油渍发亮;二是怨气,逢人便说单位对不起自己;三是空心,电视开一天,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卢杭菊把这三种都挡在门外。她用化妆告诉镜子里的自己:你值得被看见;用走秀告诉世界:老去也可以有轮廓;用旗袍告诉女儿辈:妈妈不是谁的附属,是曾经有梦、现在还追梦的人。

很多人误以为形象管理是浮夸。其实恰恰相反。一个老人愿意每天洗脸、涂护手霜、挑一身顺眼的衣服,本质是和自己和解:我承认皱纹来了,但我不把日子过成抹布。卢杭菊的衣服可以上千件,但真正值钱的不是件数,是那股“我乐意”的劲。她证明了一件事:时尚不是年轻人的流量,而是年长者的底气。

嘉兴的水乡慢,红船的故事重,卢杭菊站在中间,像一杯泡开的杭白菊,不烈,但回甘。她不是明星,不是富豪榜上的人,可她把“退休女性该什么样”重新写了一遍:

可以老,可以胖两斤,可以记性差,但不能懒得对自己好。

有一次她讲起小时候那件红金丝绒,听的人笑,她自己也笑。几十年兜一圈,从黄军装到旗袍,从工程师到舞台上的“女神”,中间跨过的不是钱,是勇气。很多女人把美留给结婚照、留给二十岁、留给别人夸,卢杭菊把美留给自己每一天。

所以你看她,六十几岁站T台,肩线一打开,灯光打在银发上,比多少滤镜都高级。那不是装嫩,是熟透之后还肯开花。

我们总说“优雅地老去”,可优雅不是不动声色地枯萎,是像卢杭菊这样:知道岁月会拿走胶原蛋白,就用仪态补回来;知道别人会说闲话,就用台步踩过去;知道衣柜会旧,就让眼神一直新。

退休不是退场。对一个爱了一辈子美的嘉兴女人来说,退休只是换灯光:从前在车间,如今在T台;从前穿工装,如今穿旗袍;从前别人看产量,如今世界看她走过来时,背挺不挺、笑真不真、人还鲜不鲜。

她不是天生就懂美,她是一辈子都在学美。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人:美不是终点,是一条路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走,都不晚。

本报综合

换盏灯重上场

浙江嘉兴的卢杭菊,五十几岁退休,六十几岁走T台、穿旗袍、当“女神”,名字里带着杭白的清,也带着秋菊的硬。她不是明星,也不是富到没处花的人,可她干了一件很多老年人不敢干的事:把“美”和“出门”重新捡起来。

我们身边太多这样的老人:退休第一天还挺精神,半年后家居服油亮、头发随便一揪,买菜绕熟路、聚会推三阻四,手机只会刷短视频,朋友圈三年没发过一张自己的照片。不是不想美,是没人告诉她:你这个年纪,也配照镜子、也配穿新衣、也配被看见。

卢杭菊的可贵,正在这里。她从小爱那件红金丝绒,老了也没把少女心塞进樟木箱。工程师、办厂、退休、艺术团、旗袍秀,她一路把“我喜欢”从别人眼里挣回来。年龄永远只是一个数字,这话听着像口号,可从她这种人嘴里说出来,就有分量,因为她真去走了、真去化了、真站到灯光底下让人拍。

鼓励老年人接触社会,不是劝老人都去当模特。而是说,别把晚年活成“等日子”:菜场、厨房、沙发、药盒,四点一线。人一封闭,肌肉松得快,脑子也锈得快;人一出门,哪怕只是去社区活动室唱半首歌、在公园跟人聊两句穿搭,精气神就不一样。

学会美,不是臭美。对老人来说,涂个口红、换件利索衣裳、把白发梳顺,本质是对自己说“我还在乎自己”。你若在乎自己,子女不用劝,你自然愿意多走两步、多笑一下、多跟世界握个手。

晚年不是落幕,是换盏灯重上场。卢杭菊已经举着灯了,剩下的老人,该出门了。

本报记者 刘雪娇

